



参
鯤鹏展翅
战国纵横



百家争鸣 七国斗智

二月河力荐 两岸三地百万读者追捧

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历史读本 超越《明朝那些事儿》

《战国纵横》最新版 开启2010年读史新潮流!

寒川子◎著
鯤鹏展翅

新版
战国纵横
参

代 序

纵横捭阖古今事

英雄圣贤未了情

夕阳远山寒川子

霜叶江风秋月明

有歌叹曰：

独立寒川，检点春秋，零碎颜容

叹英雄圣贤，尽归尘土

王侯将相，难觅踪影

蝼蚁贱躯，龙凤贵体

哀乐死生无异同

成与败，见史家笔端，布衣心中

情仇原也空空，唯夕阳残照三五峰

悲柔肠铁骨，红绳错结

流水高山，缠绵有终

半盏涟漪，两行妆泪

乱世鸳鸯山水重

爱与恨，付苍茫天宇，冷月清风

目 录

第一章	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3
第二章	乘飞龙庞涓喜连喜	贪大才魏王礼聘贤46
第三章	议国策孙臆展才艺	抑魏势陈轸出奇谋91
第四章	为天下先生说捭阖	因情困二贤双出山133
第五章	解宋围孙庞出奇兵	困叶城张仪醉娶妻177
第六章	岢山贤婿拜岳丈	琅琊台巧舌论剑道220
第七章	章华宫张仪再鼓舌	内方山楚越大交兵264
第八章	挽浪子痴父析田产	蒙羞辱苏秦置裘衣304
第九章	论政坛苏秦说一统	守遗命秦公弃大才345
第十章	梅公主赏梅托终身	武安君因妒害贤兄384

第一章 庞将军奇胜羞田忌 陈上卿落难投秦公

济水向东流至黄池西南约三十里的唐邑时，拐向北偏东，到黄池西北约十里处再次东拐，正东流向煮枣，河床也于此处变阔，宽约数里。水浅流缓，若是不下暴雨，河水不过齐腰深，即使在中心河道，也至多漫过头顶。

这样的河水适于涉渡，齐将田忌看中的正是这一点。齐军士兵在堤下两侧的滩地上构筑营寨，搭建帐篷，并在堤顶挖出一长溜灶台。一到开饭时间，屡屡炊烟袅袅升起，连绵十数里，颇为壮观。

齐军连战皆捷，眼看就将兵临大梁，齐威王甚为兴奋，特使太子辟疆前往劳军。辟疆一行押送輜重赶至济水，田忌闻讯，接应十里，迎入中军大帐。二人在帐中叙话不及半个时辰，辟疆就急不可待地视察军营，观赏济水。

赤日炎炎，甲盔闪闪。看到殿下前来，三军将士无不挺枪持戟，威风凛凛地站在阳光下面，一眼望去，甚是严整。辟疆一身戎装，与大将军田忌并肩而行。二人沿河查看一遍，缓步登上搭建在堤顶的望高台。

登上台顶，放眼望去，堤上堤下净是齐军营寨，密密麻麻，错落有置。稍远处的河道上，沙滩片片，水草簇簇，间或有白鹭在水边飞落。对岸河滩上却空空荡荡，既无一兵一卒，也不见任何营寨和壁垒。再往上河堤，堤上除了成片的荆棘之外，再就是连绵不断的槐林。

辟疆望了一阵，指着空荡荡的滩头：“田将军，对岸怎么无人防守？”

田忌笑了笑，指着远处的河堤：“殿下，请看那儿！”

顺着田忌的手指，辟疆果然望到树林中隐约现出魏国武卒构筑的防御阵势，堤顶似乎还有一排排的机械连弩，咂舌道：“嗯，龙将军果是老辣，若不是将军提醒，辟疆真还看不出来呢！”

“殿下不必自谦！魏军连遭败绩，不敢用强，就将兵力隐于暗处，使我难知虚实！殿下刚至此处，自然不知这些情势！”

“大将军知己知彼，胜券在握了！请问大将军，何时可与魏军交战？”

田忌指着河水：“微臣使人探过，中心河漕虽只宽约数丈，河水却能漫过头顶，千军万马若是同时抢渡，水流激荡，必然上涨。兵士中有许多不会游水，纵使会游水的，因有甲衣、兵器在身，怕也撑持不住！”

辟疆沉吟一下，抬头说道：“这——若是长耗下去，莫说别的，单是粮草，只怕也拖不起！”

“殿下勿忧！”田忌显得把握十足，“微臣夜观天象，近日魏境并无雨水。眼下酷热难当，暑旱已久，河水一日浅过一日，旬日来水位已降尺许。若是不出微臣所料，不出五日，水位必会再降尺许。那时渡河，莫说龙贾重伤在身，纵使他身强体健，微臣也必擒他于马下！”

“嗯，”辟疆点了点头，“如此甚好！魏武卒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此番若不是魏王失德于天下，秦、韩、赵三国围攻，父王也不会与魏交恶。田将军，此阵胜负非同小可，父王因之夜不成寐啊！”

“微臣请殿下转奏陛下，就说旬日之内，微臣必破魏阵，直驱大梁，三月之内，即押魏凯旋回朝，由陛下问罪！”

辟疆正欲说话，忽然看到对面堤上飞下一骑，直冲河边，当下扭过头去，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人。

田忌与众将也都看到了，齐将目光投射过去。来人驰近，众人看清是魏军的传令军尉。快马冲到河边，在水边稍作犹豫，策马涉入河水。众人正自惊疑，来人已近河心。眼见河水将要漫至马头，军尉陡然勒住马头，朝岸上大叫：“齐寇看好，大魏先锋庞将军下战书来了！”取出长弓，搭上响箭，嗖的一声射出。

响箭在一阵呼哨声中落至岸边。早有兵士捡起响箭，交予闻讯赶至的军尉。军尉不及细看，飞也似的直奔高台，大声禀道：“报，魏军先锋向我下战书来了！”

魏军连遭败绩仍敢下书挑战，且又恰在太子殿下劳军之际，田忌心头咯噔一沉，眼角扫向站在一侧的参将。参将稳步下台，从那军尉手中取过响箭，回到台上，双手呈予田忌。

田忌接过响箭，拔出箭矢上的响哨，从中取出一团丝帛，果是战书，上写“田忌大将军亲启”，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传闻大将军百战不殆，名冠列国，在下既惊且叹。在下所惊者，似大将军这般庸才，如何也能名冠列国？在下所叹者，大将军百战不殆之说，今日将要终结于济水岸边！为此一惊一叹，在下奉劝大将军，若是三日之内罢兵回齐，纳表请罪，大将军不仅可保一世英名，清清济水也可免于血污；大将军若是一意孤行，定要决出高下，在下当于三日之后以雄师三万设阵恭候！大将军只要识出吾阵，在下即刻俯首请降；大将军若是不识，在下有言在先，大将军有何闪失，休怪在下冒犯！何去何从，请大将军自裁，在下恭候回书！

大魏三军先锋庞涓恭呈

田忌阅完，脸色由白而青，由青而紫，拳头握得咯咯作响。辟疆不无惊异地望着他道：“田将军？”

田忌随手将战书递予辟疆。辟疆看过，心头一震：“庞涓？此人怎成魏军先锋了呢？”转向田忌，苦笑一声，“看来，这一次田将军遇到对手了！”

“对手？”田忌冷笑一声，拳头捏得咯咯直响，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田忌的对手尚未生出呢！”略顿一顿，“先锋也配下战书！殿下看好，三日之后，微臣一定踏破敌阵，将姓庞这厮活擒过来，碎尸万段！”

辟疆却似没有听见，两眼依旧落在庞涓的战书上，半是自语，半是征询：“奇怪，此人谢绝父王恩赐的上卿之位和百金重赏，却在此处充当小小先锋，究竟是何用意？”

田忌却从鼻孔里哼出一声，转对身边参将：“回复庞涓，凭他摆出什么阵势，三日之后，叫他伸长脖子守于阵前，恭候本将前去斩首！”

“末将得令！”

黄池城中，在靠近西北侧的一处大宅院里，数百名受伤武卒或躺或坐，十几名随军疾医一刻不停地实施救助，间杂其中的是上百名志愿护理的女人和苍头。两个收尸的苍头守在门口，只要疾医判定哪位兵士死亡，他们就会即刻启动，将亡者抬出院子。

这是一个充满疼痛与哀伤的场所，但没有人喊疼，也听不到呻吟。大魏武卒个个都是血性汉子，何况还有女人在场！

几人匆匆走进院子，打头的是三军先锋庞涓，跟在其后的是中军参将和随身护卫。

看到将军到来，满院竟是无人响应，似乎他们是一群不速之客。庞涓知道，魏军屡战屡败，将士心中颇多怨气，尤其是这些因将军无能而有伤在身的兵士。

中军参将急了，跨前一步，大声叫道：“诸位将士，陛下钦点的三军先锋庞涓将军看望大家来了！”

听到“陛下钦点”四字，众伤员的表情更加冷漠，有人歪头重重地“呸”出一声，将脸转到另一边。只有旁近一个正在为伤者诊治的疾医起身见礼，被庞涓摆手止住。

庞涓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恼羞成怒，更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盛气或震怒，而是脸色静穆，目光和蔼，眼神里充满关怀。他没说一句，只将可亲的目光挨个儿扫过所有伤员，而后迈步在伤员之间的过道里缓缓行走。

庞涓的沉静和关切的目光开始收到效果，众人的目光向他射来，就连那名别过脸去的兵士也转过头来，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庞涓看到一旁有个老年女人坐在地上，怀抱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兵士，便蹙身向她走去。几个年轻女人跪在老年女人身边，个个表情哀伤，双目紧闭，口中喃喃祷告，显然是在为这名行将远去的兵士送别。

庞涓走到跟前，悄无声息地走到近旁，面对兵士，跪在几个女人后面，紧闭两眼，口中喃喃有词，为他祈祷。参将及随身护卫互望一眼，相跟着跪下。

抱着兵士的老年女人眼中泪出，在他耳边喃喃说道：“孩子，你睁眼看看，先锋大将军为你送行来了！”

女人连叫几声，那名兵士却似没有听见，依旧一动不动。一名疾医急步走来，拿手指在兵士鼻孔处探拭一下，见他早已绝气，忙从袖中摸出一块白布罩在脸上。随后，疾医朝后摆一下手，守在门口的两名苍头立即抬着一块门板过来，从女人怀中抱起兵士，轻轻放到门板上。庞涓缓缓起身，朝门板上的兵士连鞠三躬，目送他被一步一步地抬出院子。

庞涓转过身来，迈腿再沿通道走去。又走十数步，庞涓看到近旁有疾医正在为兵士挤脓，随即走到跟前。兵士的右腿受伤起脓，脓包鼓得跟个白馒头似的。庞涓站在一边，看着疾医一下接一下地朝外挤脓，乳黄色的脓水被一点点挤出，滴进地上的陶盆里。兵士牙关紧咬，两眼紧闭，额头汗出，似在强忍钻心的剧痛。过有一刻钟，两个脓包已被挤瘪，疾医望着伤口，似乎在想如何才能将余脓弄出。

庞涓二话不说，当即弯下腰去，扎好架势，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对准伤口用力吸吮。传说昔日吴起吮疽吸脓，众人无缘亲见。今日庞涓为亡卒跪祷，为伤卒吸脓，却是在场人人所见的不争之实。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所有的心都激动了，所有的眼睛都湿热了。被他吮吸的士兵更是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庞涓吸一口，将脓水吐到盆中，再吸一口，又吐到盆中。如是再三，直到伤口里再无脓水，庞涓这才住口。早有人送上清水，庞涓连喝几口漱过，在兵士的肩上轻拍两下，呵呵笑出两声，半开玩笑地说出了来到此地的第一句话：“小伙子，你这脓水又腥又臭，味道很不好哟！”

兵士顾不上伤口巨疼，一翻身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庞将军——”

庞涓将他拉起，扶他躺好，板起面孔呵斥道：“瞧你这点出息！大丈夫活在世上，只流血，不流泪！”言讫，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齐军大帐里，田忌独对几案，闭目凝思。

十几年来，田忌南征北战，威震泗上，扬名列国，击败过楚将昭阳、赵相奉阳君和韩相申不害，唯独未与大魏武卒交手。田忌一心想与号称天下第一铁军的大魏武卒对阵，君上却是处处避让，一直未给他机会。三年前魏惠侯称王伐卫，田忌奉命援卫，本是一次交手良机，君上竟又让他按兵不动，结果将首败武卒的机会拱手让予秦人。好在上天有眼，齐、魏两国在徐州相王时闹翻，威王怒而伐魏，总算让他一偿夙愿。入魏之后，田忌大显神威，三败公子，重挫龙贾，使不可一世的大魏武卒在短短的一月之内成为残兵败将。眼下魏人已无还手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田忌都是胜券在握，只需一声令下，七万大军就可踏过济水，直捣大梁。

然而，田忌用兵，向以稳健著称。常言道，哀兵莫逼，穷寇勿追。田忌既想一举全歼龙贾，又想使自己的损失降至最小，这才迟迟没有下令渡河。在田忌眼中，对岸龙贾的三万武卒不过是只煮熟的鸭子，早吃晚吃都是一样，这也是田忌并不着急的原因。

龙贾重伤在身，魏军已成哀兵。对于魏人来说，为今之计，上上之策是弃守济水、黄池，死保大梁，谁想魏人非但不退，反来下书挑战，且又约他河滩斗阵，着实让他吃惊不小。

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庞涓。知敌莫过于知将。对公子、龙贾、张猛诸人，田忌早已成竹在胸，但对这个横空而出的庞涓，他竟是一无所知。

大战前夕不知对手，是用兵大忌。田忌越想心思越多，忽地起身，快步走到大帐一侧，两道目光如炬般射向军用沙盘。

沙盘是随军谋士及参将等人依据附近的地形地势临时堆起来的。田忌一眼望去，济水两岸的山丘地势赫然在目，显要地段还插满竹签，竹签上标着驻守此处的双方兵种、数量及将官姓名。涉过济水，不足十里就是黄池，黄池离大梁也就两百余里，如果没有阻碍，急行军一日可到。

田忌盯住沙盘沉思良久，嘴角浮出一丝冷笑。无论这个名叫庞涓的有何能耐，若以三万溃败之师挑战七万乘胜铁军，且所能依赖的不过是一条完全可以涉渡的济水，听起来像是一桩笑谈。

但与公子之类浮夸之徒迥然不同的是，田忌永远都是田忌。即使对此近乎笑谈之事，田忌也不敢大意。田忌知道，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情势已呈一面倒，魏军却敢主动挑战，不是主将发疯，就是内藏阴谋！

想到“阴谋”二字，田忌猛然打了个寒噤，嘴角上浮出的那丝冷笑也悄然隐去，代之以两道渐皱渐紧的浓眉。

对，一定藏有阴谋。魏军屡战屡败，余众不足四万，除去伤残，能战之士至多三万。庞涓只是魏人先锋，却敢在战书上宣称，他将以三万雄师摆阵迎敌。这个细节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魏王增兵三万，要么是主将龙贾愿将三军移交庞涓。

想到此处，田忌心中一动，大声叫道：“来人！”

参将闻声走进：“末将在！”

“再派细作易装渡河，一探庞涓底细，二探魏王是否增援黄池！”

“末将得令！”

参将正欲出帐，田忌又道：“还有，将堤上高台加高三丈，再竖一根吊杆！”

参将再应一声，退出大帐。

庞涓望过伤兵，又选重要地段巡查一遍，正欲回帐，副将张猛使人传道：“庞将军，大将军有请！”

庞涓急跟来人驰至龙贾军帐，跪于榻前：“先锋庞涓参见大将军！”

龙贾的伤情显然加重了，只见他喘息一阵，手捂胸口，艰难地点了点头：“庞将军，免——免礼！”眼珠转向张猛，“张猛！”

“末将在！”

“取大将军印来！”

张猛取来大将军印，捧在怀中，眼望龙贾。龙贾接过大印，又从枕下摸出虎符，一并捧在手中，眼望庞涓：“庞将军，请接符、印！”

以虎符调兵是列国惯例。虎符分为两半，一半授予将军，一半由国君亲自掌管。国君调兵时，就遣特使奉符至兵营与将军核对，两片虎符只有合而为一，将军才许发兵。因而，虎符是将军权力的象征。至于将军金印，则是管束并差遣部下的主要凭证。虎符对上，金印对下，无论是谁，只要拥有符印，就可统帅三军。龙贾将符印全部交给庞涓，就等于将大将军的权限完全转让了。

这是庞涓始料未及的，毕竟自己刚至军营，还寸功未建呢。愣怔有顷，庞涓顿首拜道：“龙老将军，末将——这——此事万万不可！”

伤处又是一阵巨疼，龙贾强自忍住，捧着符印，艰难地说：“庞将军跪亡吸疽，老朽弗……弗如！陛下慧眼识才，三军再得良将，老朽死……死亦瞑……瞑目了！”

庞涓涕泣道：“龙将军——”

龙贾的呼吸越发艰难，似已使尽全身力气：“国家已到存……存亡关头，庞将军不可推辞，老朽这就上……上奏陛……陛下，举……举荐庞将军统……统领三……三……”

“军”字没有说完，龙贾陡然一阵痉挛，虎符、大印滑落榻上。张猛大惊，急跨一步扶住：“龙老将军！龙老将军——”

龙贾再也没有应答。庞涓以手拭鼻，知道老将军已经去了，大放悲声：“龙将军——”

天地默哀，长角悲鸣。三军将领得知龙将军仙去，纷纷赶赴大帐。张猛当众宣布龙将军遗命，将大将军的符印双手呈送庞涓。

庞涓略略一想，再次推辞，众将跪求。鉴于大敌当前，庞涓允诺暂代大将军职，但将符、印坚决交由副将张猛保管，仍以先锋名义将龙贾为国捐躯的前后经过表奏魏王，言语甚恭。众将看在眼里，对庞涓愈加敬服。

与此同时，张猛也以三军副将名义将龙贾的遗嘱及庞涓跪亡吸疽之事快马另奏。翌日午时，魏惠王诏书紧急驰到，正式任命庞涓为大将军，统率三军。

庞涓拜过诏书，从张猛手中接过符印，移居中军大帐，将“大将军龙”的旗号撤下，换为“大将军庞”，传令诸将帐前听令。

庞涓跪亡吸疽之事早在军营里不脛而走，庞涓的“只流血，不流泪”六字更令大魏武卒血脉贲张，纷纷手拿血书，赤膊赶至各自将军帐前请战。三军诸将接令后，手提捆捆血书走进大帐，见到庞涓，二话不说，“刷”的一声齐跪于地，各将血书举过头顶。

庞涓走到众将跟前，将血书一一收起，供在几案上，然后将众将逐个拉起，朗声说道：“庞涓感谢诸位，感谢三军将士！自今日始，庞涓愿与诸位一道，卧同榻，食同席，行不骑乘，战不旋踵！”

庞涓的话音刚落，张猛走至众将跟前，在上首站定，跨前一步道：“末将张猛求战，请大将军下令！”

众将各自跨前一步，齐声叫道：“末将求战，请大将军下令！”

庞涓知道时机成熟，遂将目光逐一扫过所有将军，声如洪钟：“诸位将军！”

众将齐吼：“末将在！”

庞涓再扫众将一眼：“秦齐韩赵四国犯我，数万将士为国捐躯，齐寇虎视眈眈，陛下忧心如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保家卫国，击败敌寇！”

众将再吼：“我等誓死追随大将军，保家卫国，击败齐寇！”

“好！”庞涓大声说道，“七万齐寇就在济水对岸！兑现诸位诺言的时刻近在眼前！诸将听令！”

众将热血沸腾，再爆吼声：“末将在！”

庞涓将目光再次扫过诸位，缓缓落在中间一位将军身上：“李将军，本将要你准备的物什，齐备了吗？”

李将军跨前一步，大声禀道：“回将军的话，一万只麻袋悉数腾出，如何处置，请将军下令！”

“好！”庞涓拿出一支令箭，“你领军士两千，将所有麻袋运往唐邑，于唐邑上游狭隘处装沙截流。大后日卯时，望见下游白雾升腾，烽烟冒起，立即决坝放水。泄密者死！”

李将军朗声说道：“末将得令！”接起令箭，大步走出。

庞涓的眼睛刚望过来，李将军左侧的另外一将就已跨前一步：“报，末将已备石灰二十车、木锨一千柄，如何处置，请将军下令！”

庞涓从几案上再拿一支令箭：“你带军士一千，将石灰研成细粉，各持木锨一柄，于大后日卯时前往河堤后面的槐林埋伏。泄密者死！”

那将应诺一声，接过令箭转身走出。庞涓的目光落到左边一将身上：“李将军！”

李将军应声跨出：“末将在！”

“你带军士一百，扮作苍头，在唐邑下游十里处再拦济水！”

李将军似是不解地望着庞涓：“再拦河水？”

“是的，再拦济水！”庞涓亦递给他一支令箭，“招募附近百姓，就说要在那儿拦水灌田！可敲锣打鼓，场面越热闹越好！”

李将军似是豁然开朗，大声回道：“末将得令！”接过令箭大步走出。

庞涓的目光缓缓地转向站在最边上的偏将范梢：“范将军！”

范梢急忙跨前一步：“末——末将在！”

“你的物什可备齐了？”

范梢略略迟疑一下，红了脸道：“回——回——回将军的话，末将已——已备屎——屎溺千桶，如——如何处——处置，请将军下——下——”

范梢原本结巴，接的这个任务更是让他抬不起头来，因而结巴得越发可爱。众将欲笑不能，欲忍不住，怪相纷呈。范梢憋得面孔通红，只好将头勾起。

庞涓咳嗽一声，拿起一支令箭递给他，点头道：“嗯，很好！范将军，你带勇士一千，各持瓢勺，将粪桶的桶口封好，也于大后日卯时伏于河堤外侧的荆棘丛中，等待号令！”

范梢大急，抬头叫道：“将——将军，末——末将恳——恳请将军收——收回成命，末将宁——宁愿上——上阵杀——杀敌，不——不想撒——撒这臭——臭——”

众将忍俊不禁，齐声哄笑起来。

庞涓亦笑一声，望着范梢：“范将军，你若不干，一桩大功就是别人的了！”

范梢一下子怔了，瞪大两眼望着庞涓：“什——什——什么大功？”

“活擒田忌，此功还算小吗？”

范梢又惊又喜：“末——末——末将得——得令！”急急拾起令箭，乐不可支地转身出帐。

看到范梢走远，庞涓扫视余将一眼，朗声说道：“诸位将军！”

众将齐声吼道：“末将在！”

庞涓从几案前面缓缓站起：“各带本部人马，明日辰时，随本将前往河堤后面摆兵演阵，以号旗为令，旗进人进，旗退人退，违令者斩！”

众将齐道：“末将得令！”

济水北岸，外出探听虚实的细作中有人返回，田忌详细问过，得知魏惠王悬赏招贤、庞涓揭榜应聘并被魏惠王封为三军先锋等事，同时得知，魏惠王虽拜庞涓为先锋，却未拨给他一兵一卒，庞涓是只身赶赴黄池的。

田忌摆手让细作退出，思忖有顷，对辟疆道：“殿下，依微臣推测，魏王此举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眼下尚不信任庞涓！”

太子辟疆未及说话，参军再领一个细作进来，很快证实了田忌的猜测：“报，大梁及附近城邑从昨日开始，已经进入守备状态，所有城门关闭，闲杂人等不准出入。魏王身穿战袍，亲自上城巡视！”

细作退出之后，辟疆抬头望着田忌，目光中充满狐疑：“这——魏王若是不信任庞涓，庞涓何来三万大军？”

田忌微微一笑：“回殿下的话，这个微臣也想过了。微臣以为，必是龙贾身负重伤，临危授命，将三军大权临时交予庞涓！”

辟疆眉头仍皱：“此战关系魏国存亡，龙将军久经沙场，岂肯将三军轻托他人？”

田忌应道：“龙贾伤重，根本无力指挥三军。大战在即，军中不可没有主将，而魏军之中，龙贾一时真也找不出合适的将才，托给庞涓也是该的。”略顿一顿，“再说，庞涓是魏王的钦命先锋，万一战败，龙贾也有托辞！”

辟疆微微点头：“嗯，大将军所言合乎常理，辟疆认同。既然如此，大将军可有因应之策？”

田忌正欲回话，一阵马蹄声响，又一名细作回来，进帐禀道：“报，魏军大将军龙贾已于昨日不治而死，魏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军！”

田忌一惊，看一眼辟疆，摆手道：“知道了！”

细作刚刚退下，负责监测河水的军尉急奔过来，进帐禀道：“报，济水急退尺许！”

济水于一日之内急退尺许，显然是个反常。田忌眉头急皱，对辟疆道：“去看看！”

众人赶至河边，果见水位退下许多，标杆上的水位标志整整下降一尺，等于过去旬日的下降总和。

田忌抬头望天，并无一丝云，一轮日头火辣辣地当头照着。辟疆转向测水的军尉：“多久未下雨了？”

“回殿下说的话，一个多月！”

时值三伏，月余滴水未下，河水陡降也是可能的。辟疆点了点头，抬头望向田忌，却见田忌眉头紧皱，两眼直直地盯着河水，甚是诧异：“田将军？”

田忌指着河水：“殿下请看，水是浑的！”

辟疆定睛细看，河水果然一片浑浊，不解地问：“这——河水浑与不浑有何蹊跷？”

“回殿下说的话，”田忌应道，“河水急退，又陡然犯浑，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正在上游筑坝，欲截流淹我！”

辟疆大惊：“哦？万一如此，我当如何应对？”

“殿下放心！”田忌冷蔑一笑，“水来土掩，即使魏人筑坝，微臣也有应策！”将头转向跟在身边的参将，“速使人溯水而上，探看是否有人筑坝！”

参将答应一声，急急而去。不消半日，探马回来禀道：“报，果有魏人在上游二十里处敲锣击鼓，拦河筑坝！”

田忌详细问过筑坝地点，长出一口气道：“都是何人？”

探马应道：“全是苍头。听他们说，田里的庄稼要旱干了，里长要他们在那里筑坝，说要引水灌田。”

“再探！”

探马应声“诺”，退出帐外。

辟疆凝眉道：“田将军，魏人在这节骨眼儿上筑坝，无论是否苍头，我们都应提防才是！”

田忌笑道：“殿下放心！如果魏人截流淹我，断不会这样明目张胆，更不会对苍头沾手！再说，即使筑坝淹我，也不能选在那处地方。微臣亲去那里看过，河宽水深，仅凭附近百姓之力，莫说是三五日，纵使旬日也难筑好。我三军渡河不消半日，待他坝成，大军只怕早到大梁了！”

辟疆见他说得在理，点头道：“嗯，如此甚好。有魏人拦住水势，倒好涉渡！”

正说话间，济水对岸人声喧闹，不一会儿，参将禀道：“报，魏军在济水对岸的河堤后面调兵遣将，似在排演阵势！”

田忌最爱观阵，闻报后急至堤顶高台。高台早依田忌吩咐重新搭过，比前几日高出三丈不说，台顶更竖一根两丈高的木杆，杆顶装有滑轮。田忌攀至台顶，坐进吊篮，下面数名兵士拉动绳索，滑轮将吊篮嗖嗖几下吊至杆顶，田忌如同坐在半空里一样。

田忌视力原本就好，这又居高望远，片刻之间，已将对岸情势尽收眼底。河堤后面，但见旌旗招展，无数兵马奔来走去，竟如穿梭一般。田忌看有半个时辰，终于理出一点头绪，断定魏人摆的是雁翔阵。雁翔阵形如呈人字飞翔的大雁，以箭矢、连弩、标枪为主要兵器，适

合平原、坡地防御。田忌又看一阵，见对岸阵形并无变化，微微一笑，示意下塔。

第二日，天刚破晓，对岸又闻人喊马嘶。田忌再入吊篮，见对方已改阵势，此番摆出的是弯月阵。顾名思义，弯月阵形如弯月，兵力呈弧形配置，左右对称，中间厚实的月轮利于防守，两边尖尖的月牙利于侧翼进攻。此阵较雁翔阵又进一步，当是攻中有守，守中有攻。田忌又看半个时辰，见对方阵势仍无变化，再次摆手下塔。

回至大帐，辟疆迎出帐外，问道：“庞涓所演何阵？”

田忌应道：“看阵势倒也平常，昨日是雁翔阵，今日改为弯月阵！”

辟疆略懂一些阵势，见田忌报出此等阵名，顿时放下心来，口中却道：“庞涓既敢下书斗阵，想必有些手段，将军还当小心提防才是！”

田忌笑道：“殿下有所不知，行兵布阵非小儿之戏，取的是合力，要的是真功，非三五日所能成就！魏兵连溃数阵，将军麾下建制混乱，缺员过半，若要布阵，唯有拼凑。无论何阵，只要拼凑，就是乌合之众。再说，庞涓初到军营，寸功未建却发号施令，必不服众。将不服众是用兵大忌，如何能成阵势？”

辟疆见田忌说得在理，更为放心，与田忌有说有笑地走进大帐，商讨如何破敌之事。

翌日晨起，万里无云，河滩上东南风阵阵，使人心爽气清。因有恶战，多数将士一宵未睡，天尚未亮就已披甲执锐，整装聚至河边，摩拳擦掌，准备涉过济水，建立功业。

田忌使人再探济水，报说河水较昨日又浅一尺，最深处仅至肚脐，莫说是人，便是战车，也可疾速驰过。

田忌的眉头稍稍一皱，旋即松开了。如此水势，三军过河不消半个时辰。纵使上游放水，流到此处，也是迟了。三军只要过河，取胜是十拿九稳之事，因而田忌也未考虑使用诸如迂回包抄、偷袭之类奇巧之术，只想硬碰硬地与魏军武卒血战一场，让魏人输个心服。

天虽大亮，但离庞涓约定的破阵时间尚早。田忌略一思索，为稳妥起见，与辟疆一道再次走向堤顶高台。